

第六十章 終於確定婚期

此時夜已深，韓嘉宜坐在窗下，打定主意今晚要清醒著等他前來，好抓住這個翻牆的登徒子，順便把她做好的荷包給他。

擔心他動作太輕而她沒能察覺，所以她並沒有關窗。

初時，韓嘉宜是一面做針線活兒一面等，然而做了一會兒，就覺得沒意思了，乾脆放下針線，靜靜等著。

她隻手托腮望著燃燒的燭火，尋思著等捉到了他，要對他說些什麼。

蠟燭越燃越短。

夜風自窗戶吹入，燭火隨風晃動，忽明忽暗，韓嘉宜竟從中看出一些趣味來。

已經子時了，她還沒有聽到任何響動。

韓嘉宜忍不住想，是不是他今晚不來了？但這樣的念頭才剛升起，就馬上被她驅走，今晚月明星稀，微風習習，再加上今天又是納彩的日子，他之前夜夜都來，今晚不可能例外。

蠟燭快燃盡了，她起身換了一支蠟燭，繼續盯著跳動的燭火。

夜越來越深，燭光似乎也越來越朦朧了。

韓嘉宜的腦袋一點一點的，眼皮重得抬不起來。

不知何時，微風吹滅了燃燒過半的蠟燭，而韓嘉宜也趴在了桌上，腦袋枕著手臂睡著了。

陸晉在拂曉之前的至暗時刻來到了她的院子。他一向早起，梨花巷離長寧侯府也不算太遠。他一路疾行至此，還採摘了一把不知名的花兒。

他正要將花小心地放在窗前，卻發現窗戶並未關上。

陸晉雙目微斂，看到了房內窗下桌邊趴著的身影，不由得皺起眉頭，睡在這兒她不怕著涼嗎？不怕硌著嗎？

陸晉動作極輕地跳了進去。

望著她纖瘦的肩膀，他心中頓起憐惜之意，彎下腰，將她緩緩抱了起來，打算將她抱到內室的床榻上。

韓嘉宜半夢半醒之際，感覺到自己被人抱起，她下意識地在他胸前蹭了蹭，咕噥了一聲。

胸膛癢癢的，暖暖的，陸晉剛一抬腳，就見懷中人睫羽輕顫，睜開了眼睛。

見她醒來，陸晉勾起唇角，聲音溫和卻略帶無奈，「怎麼不回床上睡？」

韓嘉宜思緒混沌，猶在夢中，她眨了眨眼，藉著暗淡的光線，打量著眼前人。

「嗯？」陸晉的聲音很輕，將她抱得更緊了一些，「是看書入迷忘了睡覺？」

韓嘉宜想起他方才問的問題，不免生出幾分委屈，小聲道：「才不是，我等了你一晚上，你現在才來……」

陸晉眸色微沉，心像是被什麼碰觸了一下，麻麻的，脹脹的，他低下頭，額頭抵著她的額頭，「抱歉，我不知道妳在等我，要是知道，我肯定早就來了。」

韓嘉宜並不是怪他，畢竟她也沒提前跟他打招呼，她只是想讓他知道，她也把他放在心上。

他穩穩地抱著她，疾行數步，進了內室，掀開床帳，將她小心地抱躺到床榻上。韓嘉宜此時清醒了許多，坐起身來，歪著腦袋，好奇地問：「你每天都是這個時候來嗎？」

陸晉笑了笑，「差不多吧，有時候會稍微再早一些。」

「哦。」韓嘉宜以手掩口，打了個哈欠，「我以為你會半夜來呢，從入夜就在等了。」

「想見我？」陸晉眸中漾起笑意。

不知為何，韓嘉宜原本想要否認的話語，到了嘴邊又嚥了下去，她改順著他的話，大大方方地回道：「是啊，想見見這個每天都在我窗前放東西的人。」她摸了摸袖袋，取出那個荷包。「收了你那麼多東西，也該還你一點什麼。」

陸晉笑著自她手裡接過荷包，「是鴛鴦戲水，還是並蒂蓮花？」他聽說姑娘家最喜歡贈給情郎的就是這兩種花樣。

「情郎」二字一浮現在他腦海中，他就覺得胸口一熱。

韓嘉宜心說，你知道的還不少。但表面上她卻故意道：「都不是，是一隻癩蝦蟆。」

「是嗎？」陸晉似笑非笑，「那我也喜歡。」

「你要敢說不喜歡，我以後就再也不做東西給你了。」韓嘉宜哼了一聲，與其說是氣惱，倒不如說是嬌嗔。

陸晉失笑，他愛極了她這模樣，如果可以，他真想和她多待一會兒，無奈時間不允許。他低聲道：「我得走了，妳再睡一會兒吧。」

韓嘉宜「哦」了一聲，心裡有些不捨。

「妳不捨得我走？」陸晉故意問道。

「沒有啊！」韓嘉宜嘴硬。

「沒有不捨啊……」陸晉輕輕歎了一口氣，表情看起來十分遺憾，「可是怎麼辦呢，我很捨不得妳。」他忽地低頭，在她臉頰上飛快親了一下後，後退數步，「再睡一會兒，我明日再來看妳。」

韓嘉宜剛反應過來，他人已在數尺之外。她羞也不是，惱也不是，急急站起身來，「你、你……」

陸晉揚了揚手裡的荷包，笑道：「這荷包，我很喜歡。」復又掀開簾子，回到外間，自窗子出去。

韓嘉宜趕緊跟著走出內室，卻已經看不見他的身影。

窗子半開著，隱約能看見東方天邊泛起魚肚白。

韓嘉宜用手背輕輕蹭了蹭臉頰被他親過的地方。

那裡似乎還留有他的溫度。

「登徒子。」韓嘉宜嗔了一聲，將他帶來的花收起來，關上窗，這才回到內室休息。

大約是提了很久的心終於放了下來，她這一覺睡得很沉，等雪竹來喚她起床時，已經天光大亮了。

好在雪竹並未多想，只是笑著問道：「是看書看得太晚了嗎？還是做針線了？」

韓嘉宜含糊的應了一句，頗覺心虛。

「要我說，小姐還是要早睡早起，晚上燈下做活兒，傷眼睛。」雪竹極其認真道。

「說的是。」韓嘉宜深以為然，心想，如果真的要見他，那可真的要早起。

許是昨晚一開始睡得不好，韓嘉宜白天有點無精打采的，提不起精神。好不容易捱到午後，吃完了午飯，她又去休息了。

陸晉將荷包墜在腰間，精神抖擻。

有眼尖的如王贊，盯著他的荷包好一會兒，忍不住問：「老大，這荷包……」

「嗯？怎麼了？」陸晉雙眉一挑，狀似漫不經心地反問道。

「好，很好。」王贊一本正經。他雖然不清楚這荷包的來歷，但也能看出來老大挺寶貝它的，誇一誇總是沒錯。

陸晉笑了笑，他也覺得甚好。尤其是這荷包上繡著的兔子，雖不威風勇猛，卻合了他的屬相，她肯定是用了心的。

午後，皇帝忽然傳陸晉入宮，他心中一凜，當即進宮面聖。

皇帝神色淡淡，精神有些不濟，在陸晉施禮之後，他才慢悠悠的道：「朕聽聞你的親事定下了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長寧侯要把閨女嫁給你？」皇帝眼皮微抬，「你也同意了？」

剛得知這個消息時，他無疑是有些怒氣的，畢竟他曾想過要將韓嘉宜召進宮中侍奉，是在太后那兒碰了釘子才不得不作罷，沒想到陸晉竟與她有了婚約。

但這怒氣並未持續太久，對那個姑娘，他雖曾被驚豔過，卻也沒太上心，而且他當初的那點心思，長寧侯等人未必知曉。他就不信了，假如長寧侯真的知道他曾想讓韓嘉宜進宮，是否還敢將她隨意許人。

如今陸晉已經跟她定了婚約，他是叔叔，也是舅舅，再因此事而做些什麼，傳出去反而有損他的名聲。

這些天，他想的更多的是季安的事情，是明月郡主的事情。

季安已經下葬了，而寶兒……

陸晉笑著回道：「回皇上，是的，已經納彩了。」

他有些意外，皇上現在才知道這件事嗎？

外面已經有不少人在說，長寧侯不捨得養了多年的兒子，將繼女許配給他，還當家人相處。

「你不是不認祖歸宗嗎？長寧侯為什麼還要把繼女許給你？他就那麼怕你跑掉？」皇帝雙手負後，「你們曾經是名義上的兄妹，就不擔心你們被說閒話嗎？」陸晉略一沉吟，緩緩說道：「不觸律法，不悖人倫，問心無愧，閒話又有何懼？」皇帝的神情微微一變，扯了扯嘴角，「是嗎？」他掃了陸晉一眼，見其面容沉靜，眼神堅定，並無一絲懼意，他忽然覺得有些沒意思，慢悠悠的說了一句，「真是孩子話。」

輕咳一聲，他的神色緩和了許多，「這件事太后還不知道吧？她先前還愁著給你訂親，沒想到陸家直接給你定了。」

陸晉忖度著道：「這也算是給太后省心。」

「去見見她吧。」皇帝揮了揮手，勉力壓下湧上心頭的疲憊。

陸晉施禮告退，轉而去福壽宮拜見太后。

而皇帝在看了一會兒奏摺之後，高聲道：「季……」安字還未出口，他的神情就變了。

怎麼又忘了，季安已經死於大火。他雙目微斂，遮住了眸中的情緒，伸手端過茶杯，輕啜兩口後又放下。

陸晉的身分大白於天下後，再見太后，態度仍和先時一樣。

太后也還當他是外孫，她一眼就注意到他佩戴的荷包，笑問：「這荷包出自嘉宜之手？」

「太后好眼力。」陸晉長眉一挑，小心地把荷包解下來，拿給太后看。

「什麼好眼力？先前不見你戴，今天第一次見你戴荷包，才有這麼一問。」太后仔細端詳一番，「真是她做的？她說她不擅針黹，可哀家瞧著還不錯。看來平時是她太過自謙了。」

陸晉聽太后誇讚嘉宜，心中暢快愉悅，不遜於自己被人誇讚。他「嗯」了一聲，由衷道：「是不錯。」

「你們什麼時候成親？」太后關切地問，「你舅舅那邊沒說什麼吧？」

「皇上沒說什麼。」陸晉定了定神，「我看著最合適的吉日是十月十九……」

「什麼叫你看著？十月十九，有你這麼急的嗎？」太后訝然。

陸晉笑了笑，「我當然是想越早成親越好，可這得父母點頭答允。」

太后不禁失笑，「想著也是，不可能這麼急。成親是大事，要好好準備，你急著娶，嘉宜還不一定急著嫁呢。」

回想起早間的情形，陸晉心說那也未必，他們兩情相悅，自然是希望早些在一起，她的想法應該也不會和他的差太遠。

太后猶豫了一瞬，又問：「朝中是不是有什麼難事？」

「太后何出此言？」陸晉不解。

「哀家不問朝政，就是看你舅舅近來似是有心事。」太后皺眉，「這段日子，後宮裡挺太平的，孫貴妃快要生了，不日又有新人進宮，他會不高興，肯定是因為朝政了。」

陸晉在太后身邊多年，知道她不關心政事，最關心的就是她帶大的幾個孩子。他忖度著道：「沒什麼難事，大約是因為瑞王一事讓皇上心有感慨吧。」

太后點了點頭，似是贊同這個說法，但忽地又咬牙，憤憤地道：「或許還有那個季安的緣故。」

陸晉不置可否。

皇帝還不知道太后正擔心自己，教人準備馬車出宮，去見養病的明月郡主。明月郡主落下了病根，住在玉泉莊，這是她父親生前留下的地方，玉泉莊裡有一湯泉，可稍微緩解她胸口的疼痛。

皇帝出現在玉泉莊時，明月郡主正在繡一面屏風，見他進來，眼皮都不抬。皇帝也不惱，笑問：「寶兒是在繡花兒嗎？這手藝越發精進了。」他瞧了一會兒，又問道：「這繡的是什麼？百……」

他只看到了一個「百」字，從佈局來看，應該是四個字才對。

明月郡主抬眸，「是百年好合。」

皇帝臉上的笑意微僵，接著尷尬的扯了扯嘴角，「妳身子不好，應該多歇著，這種事交給下人去做，別累壞了。」

「這種事情沒法讓下人做。」明月郡主雖是這麼說，但還是放下了手裡的針線，「我自己的心意，讓下人代勞，又算什麼？」

「我自己的心意」這幾個字，讓皇帝的眼皮一跳，他緩緩說道：「寶兒，妳別讓朕為難。」

他知道她的心思，他也想與她長相廝守，但他們的身分註定了不可能。這樣不也挺好的嗎？她住在宮外，和宮裡那些妃嬪都不一樣，她始終是獨一無二的。

「你想什麼呢？」明月郡主輕嗤一聲，眸光中有譏諷，也有哀傷，「有故人即將成婚，我想繡個屏風做賀禮，怎麼又讓你為難了？」她輕輕搖了搖頭，「皇上，你這話，我不明白。」

其實她早就死心了，但是聽到他這麼話，她的心還是感到陣陣寒意。

「故人成婚？」皇帝有些愕然，是他曲解了她的意思？但他的神色很快又恢復了正常，眸中隱隱帶著笑意，「哪個故人？朕怎麼不記得妳有什麼故人？」

明月郡主垂眸，半晌方道：「其實也沒什麼。」

她雖居於玉泉莊，但外面的動向也隱隱知道一些。比如瑞王因謀逆被誅，比如陸晉其實是厲王遺孤，比如陸晉要娶長寧侯的繼女……

很早以前，她就猜到了陸晉對韓嘉宜的心思，震驚意外之餘，有些同病相憐，又有點看好戲的意味，卻不想如今陸晉竟然要達成所願了。

說不羨慕，那是假的。

明月郡主輕聲問道：「皇上今日前來，是有要事嗎？」

「非得有要事，朕才能來嗎？」皇帝皺眉，「寶兒，妳是在同朕置氣嗎？怎麼越發生分了？」

「我哪敢與皇上置氣。」明月郡主微微一笑，「只是有些乏了。」她輕咳一聲，胸口的疼痛讓她直覺抬手捂著，細眉也跟著皺了起來。

她自小父母雙亡，加上和皇上的關係，面容本就時常帶著憂鬱，自她去年年末受傷落下病根之後，時常皺眉捧心，更顯得纖弱又楚楚可憐，讓人心生憐惜。

皇帝的聲音不自覺柔和下來，「身體還沒好嗎？每日用湯泉沐浴也不管用？」

苦笑著搖了搖頭，明月郡主道：「可以緩解一點，不能根治。太醫說，這痛大概要伴隨我一輩子。」

皇帝雙眉緊鎖，「不會的，朕發佈皇榜，尋訪名醫，一定要醫好妳。」

「不必麻煩了。」明月郡主輕笑，「太醫都治不了，民間的大夫未必比他們高明到哪裡去。張貼皇榜尋名醫，興師動眾，浪費人力物力，還有損皇上的名聲。」

果然，她這話一出口，皇帝眸光一閃，有些興致缺缺，「是嗎？」

明月郡主緩緩站起身，「我有點乏了，想去歇一歇，皇上稍待。」

皇帝心中不免生出幾分失望來，但知道她的身體不比從前，也就沒有強求，只是輕輕點了點頭，「好，朕在這裡等妳一會兒。」

明月郡主微微一笑，福了福身，款款離去。

才走了幾步，她又皺眉，抬手輕撫胸口，腳步也放緩了許多。臨到拐彎處，她忍不住回頭，見他坐在那裡，似是在思索，又似是在發怔。

距離她第一次見到他，已經有十五年了。這些年來，她對他的感情多次變化，最終成了現下這般。

有時候她甚至希望自己從來沒有見過他。

雙目微斂，她將心一橫，快步向前走去。

她不知道的是，此時在福壽宮，太后也同陸晉提到了她。

太后輕輕歎了一口氣，「哀家有好些日子沒見到寶兒了，也不知道她的身體好點了沒有。你只比她大了兩個月，你的婚事有了著落，她的姻緣還不知道在哪裡。」

陸晉微怔，卻不好將明月郡主與皇上的事情告訴太后，只好含糊地道：「這事老天自有安排。」

太后提起明月郡主，臉上不自覺帶了笑意，「她脾氣倔，眼光也高，尋常兒郎都入不得她的眼。哀家有時候想，她是不是心裡有了人，還是根本就不打算成親嫁人？」

陸晉沒有回答，是心裡有人，看樣子也的確不打算成親嫁人。

「說起來，哀家記得嘉宜的話本子裡就寫過一個奇女子，雲遊四海，終身不嫁……」太后說著說著就轉了話題。

陸晉又陪太后說了一會兒話，見太后隱約露出疲態，這才起身告辭離去。

他告訴太后，想在十月十九成親，當然，能早一點的話肯定更好，只是請期時，長寧侯夫婦不大同意。

沈氏態度堅決的拒絕，「不行，不行，十月十九太趕了。從你們正式訂親到十月十九也才兩個月，只怕連嫁衣都來不及準備……」

更重要的是，以前陸晉和韓嘉宜都住在長寧侯府，兩人的關係本就特殊，親事定下後，匆匆忙忙就成親，那些嘴碎長舌的人還不知道會說出什麼難聽話來。

「來得及。」陸晉應聲道。

沈氏只當沒聽見他的話，繼續道：「依我說，不如等到明年吧，時間充裕，嘉宜也能在我身邊多留一年。」

「明年不行。」陸晉立即反對，「明年一年無春，不宜成親。」

「明年不行，那就後年。」沈氏脫口而出。

陸晉臉上的笑容微僵，他深深吸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後年太遲了吧。」

一旁的長寧侯輕咳一聲，「後年是太遲了，晉兒的事情不定下，顯兒和袁家那邊也不好說。」他停頓了一下，壓低聲音又道：「而且成親前他們要避嫌，要是一直不成親，難道要他們這麼避著兩年嗎？這樁親事，本是要一家人團聚和睦，總不能一直拖下去。依我說，就今年吧，十月太趕了，看看十一月、臘月有沒有吉日，還有袁家那邊，咱們也一併去請期……」他輕輕拍了拍妻子的手背，「兒女的終身大事都解決了，咱們也就不用操心了。」

沈氏算了算，八月到臘月，時間倒也算充足。感情正濃的人，被迫分開數月不能見面，是有些不當。

最後她點了點頭，「那就在冬月和臘月裡挑吧！」

陸晉早就猜到他們不可能同意把婚期定在十月十九，如今商量從十一月或十二月裡挑，倒也符合他的預期。

雙方你來我往，商談許久，將婚期定在了十一月底。

陸晉離開之後，沈氏忽然「哎喲」一聲，微微變了神情。

長寧侯忙問：「怎麼了，是有哪裡不妥？」

沈氏連聲道：「不對，不對。」

「怎麼不對？」長寧侯有點慌，不知出了什麼事。

「為什麼晉兒和嘉宜的事情要放在顯兒前面？」不等丈夫回答，沈氏又道：「若從嘉宜這裡算起，顯兒是兄長，嘉宜是妹妹，先辦顯兒的事情，倒也在理。」

長寧侯微微一怔，不由得失笑，「還是從晉兒這邊算吧。」

畢竟陸晉做了將近二十年的陸家長子。

沈氏也只是那麼一說，她對新定下的婚期也算滿意，並沒有更改的打算，不過她得催一催韓嘉宜早些做嫁衣了。

韓嘉宜的女紅是半路學起的，做個簡單的荷包香囊還行，至於做衣裳，她是丁點不會，她跟沈氏商量，打算在做好的成衣上添幾針，就當做是她親手做的。

沈氏點點頭道：「這樣也行。」

韓嘉宜這些天頗為忙碌，雖說嫁衣不用她親自做了，可是娘叮囑了她，那對鴛鴦枕須得她自己動手，旁人代替不得。

從未繡過鴛鴦，又是這種情深義重、曖昧纏綿之物，韓嘉宜繡的時候，不由得思緒翻飛。

這幾日，她有時清早能起來，堪堪能見一見他；有時睡得沉，等醒過來時，不見他的身影，只能看到他留在窗前的物事。

見到他，她心裡歡喜，只見物不見人時，她心裡也不難過，這種暗暗的，兩個人之間的小祕密，讓她時常感到陣陣甜意。

她想，比起朝夕相對，像現在這樣，每天在驚喜中開始，在期待中結束，似乎也

不錯。

不過，她到底還是心疼他。

這一晚，她臨睡前，在窗前留下寫了幾行字的桃花箋。

果然，次日她還在睡時，隱約感覺到有人正看著自己，她睜開眼，一眼便看到床帳外熟悉的身影。

天還未亮，光線暗淡，但她一下子就認出了他，她精神一振，瞬間睡意全無，坐起身，猛地撩開了床帳，「你什麼時候來的？怎麼不叫醒我？」

陸晉笑笑，「我剛站在這裡，妳就醒了。妳想見我了？」

韓嘉宜定了定神，說道：「我想跟你說，你以後不要天天過來了。」

「嗯？」陸晉挑眉，「擾到妳了？」

「也不是。」韓嘉宜輕輕歎了一口氣，「你每天這樣奔波也累啊，又不是閒著沒事。我瞧著院子裡的那口缸，外面有些濕潤，許是這幾天就要下雨了……」

陸晉失笑，「妳這是在擔心我？放心，我心裡有數。」

「不只是擔心，我也怕給人發現，傳出什麼不好聽的話。」韓嘉宜繼續道：「反正我們就快要成親了，也不急在這一時。」

聽到「成親」兩個字，陸晉眸中漾起了笑意，他點點頭，「唔，妳說的是。」

韓嘉宜伸出手，輕輕拉了拉他的手，「還有，我天天記掛著你來，都沒以前睡得好了。」

手心裡忽然多了一隻柔軟的小手，陸晉心神一蕩，反握住了她的手，輕輕「嗯」了一聲。

見他同意，韓嘉宜鬆一口氣，「那就這麼說定了？」

等了一會兒，沒聽到他的回答，她抬眸一看，這才發現他正直直地望著自己。不知道為什麼，她忽然感到有些緊張。她輕聲問：「怎、怎麼了？」

她的手似乎被握得緊了一些，她聽到他用低沉的嗓音說道——

「成親前，我還是先不進妳內室吧。」

陸晉此刻就站在她的床邊，雖然光線幽暗，但仍能看出她穿著煙灰色寢衣，鬢髮微亂，臉頰因為剛睡醒而泛紅，他必須非常努力，才能克制住想抱抱她、親親她，甚至更多的衝動。

她信賴他，他可不能辜負她。

韓嘉宜先是一怔，羞意後知後覺湧上心頭，她「嗯」了一聲，忽地抽回手，身體後挪，放下床帳，「你走的時候小心一點，我看看能不能再睡一會兒。」

「嗯。」陸晉又深深的看了她一眼，這才轉身退了出去。

韓嘉宜重新躺下，摸了摸自己的臉，又拍了拍胸口。說是想再睡一會兒，卻忍不住想東想西，一會兒想著過去，一會兒想著未來，直到天光熹微，才勉強睡去。

第六十一章 紅雲山登高

韓嘉宜推測得沒錯，過幾日果然下起雨來。

陸顯原本打算重陽節與陳靜雲、韓嘉宜一起登高，只能推遲到下一次的休沐。

此次登高，一方面是要帶表妹散心，另一方面，他邀請了幾個他認為還不錯的同

窗，想藉此機會讓表妹見一見，如果嘉宜陪著，表妹也不顯得太突兀。當然，目前還不能讓妹妹們知道他的想法。

韓嘉宜對登高興致不大，但是她已經幾個月沒正經出過門了，自然想到外面轉轉，散散心。

陸顯跟沈氏打了招呼，沈氏對他要帶陳靜雲登高一事沒什麼太大的反應，但是聽到韓嘉宜也要去，她微微皺起了眉頭，看向韓嘉宜問道：「妳的鴛鴦枕繡好了？」

「繡了一隻半。」韓嘉宜一本正經的回答，她將手指伸到母親面前，「一直拿線，手都變薄了。」

「去。」沈氏揮了揮手，不過她也知道女兒這些天被拘得狠了，姑娘家成親前，喜歡想東想西，能夠出去走走，散散心也好。於是，她吩咐陸顯，「你陪她們去，可要多多費心，留心照顧她們。」

陸顯笑嘻嘻地道：「我辦事，娘還不放心嗎？」

陳靜雲其實並不想外出登高，怕給人再添麻煩，但又難以拒絕表哥的好意，只好答應了。

城郊的紅雲山並不算高，山上不少楓葉，秋天楓葉變紅，如一團巨大的紅雲，故名為紅雲山。

陸顯自覺這是秋日登高的好去處，而且不是重陽節，登山的人也不算多。

他們一行人從山腳出發，緩步往山上而去，欣賞著沿途風光，在半山腰的涼亭歇息之際，遇上了也在休息的同窗們。

熟人碰面，少不得要打個招呼。

陸顯和同窗敘話時，暗暗打量陳靜雲，見其和嘉宜同旁人打了照面後，就站在遠處，遠眺山上的紅葉，並不看他的同窗們，不免著急起來。

這是韓嘉宜第一次來紅雲山，眺望遠方，看見大片紅雲，頗覺新鮮。忽然，她視線微轉，看到自山上下來的一行人，輕輕「咦」了一聲。

站在她身側的陳靜雲已然驚奇地道：「是羅……義士嗎？」

韓嘉宜點頭，「好像是。」

從山上快速下來的幾個人，做錦衣衛打扮，為首那個娃娃臉、身量較小的，不是剛升上百戶的羅北又是誰？

羅北顯然也看到她們了，他眼睛一亮，途經涼亭時，停了下來，「韓姑娘，陳姑娘，妳們怎麼在這裡？」

他的目光不自覺落在陳靜雲的臉上，比起他從季安府上接她回來時，她似乎瘦了一些，不過看起來倒還精神。

陳靜雲能察覺到他流連在自己身上的視線，她福了福身，「羅義士，我們和表哥一起登紅雲山。」

對這個將她從那個人家裡救出來的羅義士，她是感激的，只是他的大恩，她無緣得報。

羅北撓了撓頭，有些羞赧，「妳別叫我羅義士，聽著怪奇怪的。要不，我托大一些，妳就叫我羅大哥吧。」

陳靜雲愣了愣，這聲「羅大哥」卻怎麼也叫不出口，他看起來只怕比她還要小一些。

韓嘉宜忍不住輕笑，低聲道：「小北是臉嫩，大哥說他比我們都大呢！」

陳靜雲低低地「啊」了一聲，有點尷尬，又有點無措。

還好陸顯走了過來，主動上前與羅北廝見。

羅北有心同他們多待一會兒，但到底是有公務在身，他簡單寒暄幾句，拱了拱手，匆忙離去。

陸顯一行人在涼亭待的時間也不短了，不好再繼續停留，是以他們繼續前行。

今日的目的沒達成，陸顯頗為失望，不過兩個姑娘並不知道他心中所想。

韓嘉宜看著漫山楓紅，心情暢快，而陳靜雲也是多日來首次出門，心頭的鬱氣不知不覺散了一些，對於特意陪她散心的陸顯和韓嘉宜心存感激。

待回到長寧侯府，韓嘉宜回房休息，陸顯則在歇了一會兒後去找陳靜雲。

他有些不死心地問：「今天，妳覺得怎樣？」

陳靜雲輕聲道：「多謝表哥帶我散心。」

「我不是說這個。」陸顯擺了擺手，重重歎了口氣，「其實我今天帶妳出去，是想探探妳的心意。」

「探什麼心意？」陳靜雲不解。

陸顯咬了咬牙，將心一橫，「我是想幫妳選定親事，才特意帶妳出去，就是想讓妳看看，是不是滿意……妳別怪我多事，姑娘家總是要嫁人的，妳自小沒爹，妳娘也……都說長兄如父，我雖不是妳的親兄長，可妳的婚事，我好歹也能出些意見。」

他說這話時挺心虛的，畢竟他沒有事先同她打聲招呼，就自作主張了。

陳靜雲訝然，「表哥是說羅義士嗎？」

「什麼？」陸顯愣住了，「羅義士？」

這跟羅北有什麼關係？他心念急轉，忽地憶起今天偶遇羅北。可那真是偶遇啊，難道她以為遇見羅北是他安排的嗎？

陸顯繼而又想起那天郭大說的「救命之恩，以身相許」，鬼使神差的，他非常緩慢地點了點頭，「啊，啊，對。」

陳靜雲秀眉微蹙。她並沒有嫁人的心思，表哥跟她提起「成親」二字，她最先生出的不是期待，不是害羞，而是若有似無的懼意。她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在那個人家裡的種種場景。

她差一點就嫁給了那個人。

她微閉起雙眼，緩緩吁了一口氣，嗯，是了，是羅義士想辦法助她逃出來的。

定了定神，陳靜雲張開眼睛，輕聲道：「他如果不嫌棄的話，我、我……」她的聲音越發低了，「表哥既說長兄為父，那就表哥做主吧，我去廚房看看粥好了沒有。」說完，她匆匆起身離去。

陸顯難以置信的瞪大了眼睛，表妹的意思是，她其實並不反對？且不說這究竟合適不合適，重點是他根本就不知道羅北的意思啊！

他拍了一下腦袋，心生悔意，早知道這樣，他方才就該實話實說的。現在怎麼辦？是向表妹坦白？或者找時間探一探羅北的心思？還是請大哥幫忙探聽一下？陸顯有些頭疼，他這件事辦得太失敗了，唉……

婚期將至，陸晉越發忙碌，除了公務，他還要時不時地去看一下正在修整的國公府，一定要在他們成親前收拾出來。

而韓嘉宜也在忙著準備成婚事宜，鴛鴦枕自然早給她繡了出來，不過讓她最有壓力的是沈氏。

婚期越近，沈氏越緊張，甚至超過了即將成為新嫁娘的韓嘉宜。

沈氏認真教導女兒婚後如何管理內務、人情往來如何應對等等。

其實這些平時女兒跟在她身邊也耳濡目染地學了不少，但女兒即將出嫁，她恨不得將一切姑娘家應學的一股腦全教給她。

韓嘉宜抱著沈氏的胳膊央求道：「不急在這一時的。」

沈氏沒好氣的嗔道：「怎麼不急？妳都快出嫁了，難道要嫁出去之後再開始學嗎？」

韓嘉宜慢悠悠地道：「也不是不行，反正又不算嫁出去，真成了親，也還有娘教我呢！」

沈氏歎了一口氣，明白女兒說的在理。女兒成親後，說是要管家，可是國公府也沒幾個人，又能難到哪裡去？記帳算帳本就難不倒她，至於女紅針黹以及廚藝，其實也算不得什麼，真正需要她動手的時候不會太多。

她知道問題出在自己身上，是她太過於擔心焦慮，唯恐女兒哪裡做得不好，日後婚事不遂。

她出嫁兩次，可她希望女兒可以同一人直到白頭。

不過女兒覺得累，沈氏少不得要反思一二，也不再過多要求。

韓嘉宜悄然鬆了一口氣，輕鬆了不少。

日子一天天過去，很快到了十一月。

韓嘉宜同沈氏商量，想去崇光寺祭拜父親。

沈氏略一思忖，應道：「好，娘陪妳一道去。」

女兒即將出嫁，的確該正式告知韓方。

韓方的往生牌位供奉在崇光寺，韓嘉宜在牌位前上了香，在心裡默默告訴父親自己即將嫁人一事，末了又在心裡說道：爹，對不起，我沒嫁給徐師兄。你應該也知道吧，徐師兄娶了秀蓮姊，而我，就要嫁給一個很好很好的人，我們以後也會很好很好的……

她低頭用袖子擦拭了一下微微發酸的眼睛，在心裡默默補了一句：爹，我很想你……

離開崇光寺回長寧侯府的路上，韓嘉宜思付了一會兒，輕聲對沈氏道：「娘，有件事我一直沒告訴妳……不過我想說不說，應該也沒什麼差別了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爹還在世的時候，給我定過親事。」韓嘉宜微微笑了笑。

「什麼？！」沈氏雙眼圓睜，「那妳……」

既有婚約在身，又怎能嫁給陸晉？一女怎可許給兩個男子？

韓嘉宜握住沈氏的手，安撫道：「娘，妳別急，先聽我說。」

她整理了一下思緒，將那些舊事說了出來。大概是時間久了，那些曾讓她耿耿於懷的事情，現在居然能像講旁人的故事一般淡然地講出來，「……然後，我就來找娘了。」

韓嘉宜見母親神情怔忡，眼中含淚，不由得一慌。「娘，妳這是怎麼了？」

沈氏再也忍不住，眼淚撲簌簌的落了下來。她以為女兒從睢陽來找她，是因為想她，是因為在二房那邊過得不好，卻不知還有這麼一樁故事。

她女兒竟被人這麼作踐！

一時之間，憤怒、慚愧、難過、心疼……種種情緒交雜在一塊兒，她一把抱住女兒，不捨地道：「嘉宜，嘉宜……他們怎麼能這樣對妳？！」

她有許多的話想說，偏生又不知道從何說起，心裡就像堵了一塊巨石，沉重又硌得她難受。

母親的反應讓韓嘉宜有些意外，又有些釋然，她反過來安慰道：「也算不得什麼，不都過去了嗎？再說，要不是因為那些事，我去年也不會來京城尋妳，咱們也不會團聚。」

那麼她進京以來的一切也就不會發生。

「妳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？」沈氏哽咽地道，「為什麼不告訴我呢？」

女兒很少提起在睢陽的生活，她之前問過幾次，都被她三言兩語搪塞過去。她隱約猜到女兒過得不好，但是她沒想到在親事上女兒也被人這般糟踐。想到上次韓秀蓮來訪，她熱情款待，她心裡就越發難受。

韓嘉宜搖了搖頭，「都過去了，說不說的，差別不大。」

如果不是她今日去祭拜父親，想起那些舊事，也不會同母親提起，其實她有不少事情都是母親所不知道的。

從今天娘的反應來看，那些祕密她還是繼續瞞著吧。

韓嘉宜笑了笑，又道：「我將舊事告訴娘，若是惹得娘傷心，那倒是我的不是了……我現下都要成親了，也不必拘泥於那些事情了。」

沈氏默然不語，但也不免感到慶幸。女兒嫁給陸晉，確實比許給那個徐玉樹強多了。

她有過兩任婆婆，深知受到婆婆喜愛有多重要，徐夫人不喜歡女兒，女兒如果真嫁給徐玉樹，婚後的日子恐怕不會太好過，還好沒嫁。

現在女兒許給陸晉，名義上的婆婆是她，住的又離她不遠，能時常照看著，再沒有比這樣更好的了。

這麼一想，她對陸晉不禁多了幾分滿意。

但想起睢陽的那些人，她仍難掩憤憤，她原本還想著女兒出嫁，要給同在京城的韓秀蓮夫婦下帖子報喜呢，現在看來還是算了吧。

直到馬車回到長寧侯府，沈氏的心情才漸漸平靜下來。她暗暗想著，以後一定要對女兒再更好一些。

十一月下旬，天氣逐漸轉冷。

婚期越來越近，韓嘉宜也不由得緊張起來。

韓嘉宜出嫁的前一晚，沈氏進了她的房間，要給她絞臉。

「疼嗎？」韓嘉宜聽說過絞臉，知道是婚俗之一，說是絞臉後好上妝。

沈氏笑道：「不疼，絞了明天好上妝。」

她吩咐雪竹去取了熱毛巾，讓韓嘉宜用熱毛巾敷臉，接著她取了一根線，在女兒臉上飛速劃動。

韓嘉宜睜大眼睛，動都不敢動，線經過的地方輕微的疼著，臉頰也熱熱的。

約莫過了一炷香的時間，沈氏才停了下來，仔細端詳著女兒，笑道：「挺好。」

一旁的雪竹也讚道：「是啊，小姐本來就好看，這樣就更好看了。」

「是嗎？」韓嘉宜攪鏡自照，見玉面微紅，確實比平時多了幾分嬌美。她又抬手輕輕撫摸臉頰，光滑細嫩，「多謝娘。」

沈氏吩咐雪竹，「妳再去打些熱水來。」

「是。」雪竹應了一聲，福一福身，快步而去。

房間裡只剩下母女二人，沈氏自袖中取出一物，悄悄塞給女兒，輕咳一聲後道：

「這個……妳且胡亂看一看，之後就收進箱子底下。」

「這是什麼？」見那是一本薄薄的冊子，韓嘉宜難掩好奇，她隨手翻看幾頁，瞬間漲紅了臉。

她匆忙將冊子合上，可方才看到的圖畫依然在她腦海中揮之不去，赤條條相擁的男女，教她面紅耳赤，坐立不安。

韓嘉宜小時候看過不少雜書，隱隱約約也猜到了一點什麼，她手捏著冊子的一角，丟也不是，不丟也不是，只覺得燙手。

沈氏面上淡然，心裡的尷尬卻不亞於女兒，女兒自小沒在她身邊，許多女兒家該知道的，她也沒跟女兒好好講過，但有些事今晚她是必須要教導女兒一番的。

她輕咳一聲，努力壓下害羞，端著臉道：「慌什麼？我有正經話要跟妳說。」

「……嗯。」韓嘉宜深吸一口氣，強迫自己鎮定下來。可是一想到接下來娘要說的話，她的臉更燙了。

「我剛才給妳的是避火圖，上面畫的不是小兒打架，是夫妻敦倫。」沈氏輕聲道，

「男女成了親，有些事是一定要做的。世子，呃，晉兒沒有侍妾通房，當然，咱們家也不興這一套。」

韓嘉宜「嗯」了一聲。

沈氏續道：「可能夫妻敦倫之事，他也不是很懂……」

「啊？」韓嘉宜心頭一跳，有點發懵，所以呢？

「他若真不會，妳就教一教他，或者你們一起看看這避火圖。」沈氏又道，「這種事情，世間男子多是無師自通的，他看個一、兩眼，也就會了……」

韓嘉宜不知道該如何回應母親，只能勉強「哦」了一聲。

想了想，沈氏又道：「對了，第一次會疼，忍一忍也就過去了。還有，不要由著他的性子胡鬧，若是覺得身子不適，就讓他停下來，知道嗎？他在意妳，會顧忌妳的身體。」

韓嘉宜聽得懵懵懂懂，但還是點了點頭，「嗯嗯，記下了。」

見女兒乖巧又認真，沈氏心裡一軟，頓起憐惜之意。她伸手輕輕摩挲著女兒的頭髮，感慨地道：「娘還真捨不得妳出嫁。滿打滿算，咱們娘倆相處也才一年多……」

韓嘉宜抱住沈氏的胳膊，撒嬌道：「成親了也是娘的女兒，況且又不是遠嫁，國公府離侯府那麼近，我隨時都能回來看娘的。要不，成親以後我們還住在這裡，就和以前一樣？」

沈氏嗔道：「胡說什麼？皇上御賜的府邸，就讓它在那兒閒置著？」

是了，她對這樁婚事最滿意的地方，就是女兒沒有遠嫁，她想，或許這是老天對她們母女錯過那十年的補償吧。

沈氏想起一事，又道：「我前天給妳的肚兜，是我親手繡的，妳明日務必要貼身穿著。姑娘家出嫁，都得穿上娘親繡的肚兜，可別忘了。」

「知道了，娘跟我提過。」韓嘉宜嘻嘻一笑，露出整齊細白的牙齒，心裡卻有點煞風景地想到，如果她沒來京城，那她出嫁時，肯定穿不上娘繡的肚兜。

沈氏點了點頭，要緊的話她已經叮囑過了，明天女兒還要早起，得忙碌一整天，她不能待得太久，便起身離開了。

雪竹知道夫人是有意支開她，要跟小姐說體己話，所以她等夫人走後才回房間，幫韓嘉宜卸下頭上的釵環，又打了水，讓她收拾洗滌。

「小姐早些歇著。」雪竹伺候韓嘉宜躺上榻，笑意盈盈的說完，福了福身退下。韓嘉宜也想早點睡，可是一想到明天就要成親了，她歡喜期待，還有些緊張畏懼，根本睡不著。

她曾經夢到過自己嫁給陸晉，沒想到如今夢境成真了。她甚至有幾分懷疑，現在她是不是猶在夢中？

想到那個夢，她不免又想到了其他夢境，想起和陸晉之間的點滴，從去年在客棧他們初次見面到現在也不過才一年多，卻像是已經過了很久，經歷了許多一樣。陷入回憶中的韓嘉宜忽然低呼一聲，記起了一樁舊事。

她猛然坐起身，甚是懊惱，那麼重要的事情，她怎麼就忘了呢？

韓嘉宜精神一振，立即披衣下床，點了燈，擎著燈快步走出內室，來到外間，抬手取下放在高處的一本書，找出夾在裡面一張薄薄的紙。

這是陸晉當初去晉城時，留在書裡的一封信，被她無意間看到了。她當時心裡感動沒多少，反倒覺得氣惱，還想著等他回來，一定要同他好好算帳。

但是等他回來以後，兩人才見了一次面，就定下了親事。之後，因為娘的話，他們要避嫌，他幾次來看她，都避開旁人，她心疼他翻牆不易，偶爾見他一回，她一顆心都被歡喜所占據，久而久之竟忘了這件事。

今日重新想起，她不免想：難道要讓這封信就這麼過去嗎？

韓嘉宜搖了搖頭，不行，絕對不行！她得讓他知道她的真實想法，還有，他留下的這封信是不對的。

她心想，以前是時間不多，不能細談，成親以後，兩人朝夕相對，她有的是時間跟他慢慢算舊帳。

有些事，他可能不懂，既然要做夫妻，那她就得教他。

將信仔細收好，韓嘉宜重新躺回床上，約莫過了半個時辰，她才沉沉睡去。

第六十二章 洞房前先算帳

次日天還沒亮，沈氏就親自來喚女兒起床。

香湯沐浴，隆重梳妝。

韓嘉宜原本還覺得困，被這麼一折騰，反倒一絲睡意也沒了。

給她梳頭的全福嬤嬤她並不認得，只聽說是樣樣俱全的有福之人。

梳頭時，韓嘉宜自己沒什麼感覺，倒是沈氏聽著全福嬤嬤口中的念詞，不自覺落下淚來，她連忙拿出帕子拭淚。

禮服繁重，鳳冠也不輕，韓嘉宜心說，還好是在十一月底成親，如果是在夏天，豈不是要把人熱壞了？

尤其是她臉上被上了一層又一層的妝，若是夏天天熱出汗，她不就成了大花臉了，那多可笑啊！

說來也怪，明明是大喜之日，本該或緊張，或激動，她卻不知為何，總想些有的沒的，到現在還有一種不真實感，直到感覺到饑餓。

在她梳妝前，沈氏就教人端了一些點心過來讓她吃一些墊墊肚子，只是她那時剛起床沒多久，並不覺得餓。這會兒倒是知道餓了，可是有那麼多雙眼睛盯著，她不好意思說要吃東西。

待她梳妝妥當後，全福嬤嬤等人到外間休息，韓嘉宜眨了眨眼，可憐兮兮的對沈氏道：「娘，我餓了。」

沈氏心疼女兒，忙道：「那就先用些糕點，不過不能吃太多，也不能喝太多水，熬過今天就好了。」

韓嘉宜「嗯」了一聲，小口小口、極其小心地吃著點心。

今天不比往日，她不敢多吃，只用了兩塊就停下了。而後她漱了口，老老實實地端坐著，等待迎親隊伍的到來。

陸晉還沒進門，韓嘉宜就聽到了鞭炮聲，以及不知道是誰的喊聲——

「新郎官來了！新郎官來了！」

韓嘉宜深深吸了一口氣，心想，來了來了，真的來了。

新娘臨出門前，依照習俗是要拜別父母的，她父親已逝，沈氏讓人在庭院中設了香案，讓她拜了拜。

陸顯則擔任了兄長的角色，將韓嘉宜背上花轎。

韓嘉宜伏在陸顯背上，甚是緊張。

她不知道，陸顯心裡的緊張遠勝於她。

現在他背上背著的人，還能算是他妹妹。一旦她上了花轎，和大哥拜堂成親，那就是他嫂子了，那一聲「嘉宜妹妹」他就再也叫不得了。

一想到妹妹真的變成了嫂子，他莫名有些傷感，只是大哥一直盯著他，讓他不得不提起十二萬分精神，半點大意不得。

事實上，陸晉目光追隨的並不是陸顯，而是他背著的那個人。

韓嘉宜為他穿上了嫁衣，今天就要嫁給他，成為他的妻。

韓嘉宜直到坐進花轎裡，一顆心仍是怦怦直跳。

她知道定國公府的大致方位，離長寧侯府很近，原本花轎該很快就到的，但是之前陸晉與長寧侯夫婦商量好了，花轎離開長寧侯府後，多繞一段路，再回定國公府。

這樁婚事，自然要熱熱鬧鬧，讓旁人都知道。

所以，韓嘉宜在裡頭待了好一會兒，花轎才停下。

韓嘉宜在陸晉的攙扶下下了花轎，有蓋頭遮著，她的視線範圍內盡是一片紅。她略微垂眸，只能看到陸晉的靴子，以及地面一小塊的地方，不過因為有他在身邊，她並不覺得慌亂，只感到心安。

她聽到他在她耳畔輕聲說——

「別怕，有我。」

韓嘉宜心說，我根本就不怕。

不管是邁門檻，還是跨火盆，她都鎮定自如，毫不慌亂。

成親的規矩和禮儀，沈氏教過很多遍，韓嘉宜熟記在心，一路下來很順利，只不過太繁瑣了一些，等到禮成被送入洞房時，她覺得她跪拜次數太多，腿都軟了。

陸晉拿著喜秤挑開了她的紅蓋頭，微微勾起了唇角。

禮儀嬖嬖立時笑道：「喜秤挑了紅蓋頭，稱心如意。」

突如其來的光線讓韓嘉宜下意識抬眸，撞進了他黝黑的眼眸裡，她的心猛然一跳，匆匆移開了視線，心裡想的卻是，咦，這一幕怎麼似曾相識……哦，是了，她確實作過這樣的夢。

「還有合巹禮呢！」禮儀嬖嬖笑著提醒，端來了盛滿酒的酒盞。

兩人各執一杯，飲下半杯後，交換了酒盞，手臂相交，飲下剩餘的半盞。

飲下合巹酒，才算真正的禮成。

禮儀嬖嬖知趣，說了幾句吉祥話後，就和其他丫鬟僕婦一起退了出去。

新房裡只剩他們這對新人。

陸晉勾唇一笑，向韓嘉宜緩緩走了過來。

韓嘉宜忽然緊張起來，心跳不自覺加快，「大、大哥……」

「還叫大哥嗎？」陸晉似笑非笑，「嘉宜，我們都成親了。」

「那要叫你什麼？」韓嘉宜脫口問道。

陸晉揶揄道：「相公？官人？」說話間，他已坐到她身旁，長臂伸向她。

隨著他身體的靠近，韓嘉宜更加緊張，急急忙忙道：「好、好的。」

忽然靠這麼近幹什麼？天還沒黑啊！

陸晉輕笑一聲，「什麼好的？妳是不是沒聽清我說什麼？」他小心地取下她頭上的鳳冠，在手上掂了掂，「不沉嗎？」

原來他是要幫她取鳳冠啊……

韓嘉宜悄然鬆了一口氣，抬手揉了揉微微發酸的脖頸，老實回道：「沉，壓脖子，還好一輩子只戴一次。」

陸晉斜睨了她一眼，沒有接話。他湊近她，打量著她的面容，遲疑了一會兒，輕聲問：「妳要沐浴嗎？要不要吃些東西？」

沐浴？韓嘉宜雙眼圓睜，點頭又搖頭，「天還亮著呢，先不沐浴，可以吃點東西。」

陸晉很快命人端來一些小菜和熱水。

韓嘉宜洗手淨面，匆匆用餐。她清早只吃了兩塊糕點，折騰這麼久，早就餓壞了。陸晉坐對面看著她吃，待她停箸後，才又道：「妳要不要先把喜服換下來？我還得去招待客人，等會兒我讓雪竹先來陪妳，要是需要什麼，妳讓她跟外面人說。這是咱們自己家，妳不用客氣。」

韓嘉宜心說，我也沒想跟你客氣。「嗯，我知道的，那你去吧！」

今日前來祝賀的客人不少，陸晉的那些屬下往日對他尊敬之餘又有些畏懼，但今天是他的大喜之日，他們的膽子也大了不少，短短一會兒功夫，就有兩撥人在門口催著他去喝酒招待客人。

陸晉在前院忙著，韓嘉宜則換下了喜服，沐浴過後，她坐在喜床上，跟雪竹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。

「小姐，定國公府比咱們侯府還大呢，佈置得也好，有幾分像咱們侯府……」雪竹今天很興奮，話也比平時多。

韓嘉宜笑一笑，「大哥看著讓人佈置的，所以會有點像吧。」

「小姐，妳怎麼還稱世子為大哥啊？」雪竹有些著急。

韓嘉宜瞧了她一眼，慢吞吞道：「妳不也叫他世子嗎？而且妳也還叫我小姐呢！」

「我……」雪竹一怔，隨即正色道：「那咱們都改口。」

韓嘉宜沒有說話，大哥叫習慣了，一時半會兒還真不好改口。

她今天早起，又折騰了許久，這會兒坐在床邊，感覺到睏意襲來，眼皮沉重，幾乎要睜不開了。

雪竹見狀，說道：「夫人先歇一會兒吧，入了夜還有得忙呢。」

韓嘉宜眼皮一跳，不自覺想起母親塞給她的冊子，頓時感覺到臉頰發燙。

雪竹悄悄退了出去，韓嘉宜和衣倚在床頭，閉目養神，她胡思亂想著，不知不覺就意識模糊了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在房門吱呀一聲被推開後，她又聽到了熟悉的腳步聲。

韓嘉宜瞬間睡意全無，她猛地睜開眼睛，坐直了身子，看向正朝她一步一步走來的陸晉。

桌上的龍鳳喜燭散發著柔和的光芒，增添了一些曖昧旖旎之色。

韓嘉宜能清楚地聽到自己一聲大過一聲的心跳聲，她定了定神，輕聲道：「我方才……好像睡著了。」

一身紅色喜服的陸晉幾步走到她跟前，笑道：「睡著了？不嫌硌得慌嗎？」

他心說，看來她是真的累了，不過現下看起來倒還精神。

「你是說桂圓紅棗嗎？」韓嘉宜往旁邊讓了讓，「雪竹幫我收拾了一下，沒硌到我。」

陸晉細細打量燭光下的她，面頰微紅，星眸璀璨，她正抬眸看著他，黝黑的瞳中盡是他的身影。也許是方才喝了酒的緣故，他只覺得全身發熱，再也按捺不住，他低下頭，吻上她的眼睛。

眼皮上濕熱的觸感讓韓嘉宜身子繃緊，兩隻手不知該放在哪裡，一顆心幾乎要跳出胸口。

他的吻慢慢向下，從眼睛到臉頰，再到唇上，原本只是蜻蜓點水般的輕觸，可是甫一接觸到她柔軟的唇，他似是上癮了一般，竟不捨得分開。

韓嘉宜被他吻得暈乎乎的，臉頰越來越燙，呼吸也越來越急促。

陸晉終於從她的唇上退開，可是接下來他綿密的吻落在她雪白的脖頸上。

韓嘉宜終於找回自己的聲音，「等等，先沐浴，你去沐浴。」她輕推著他精實的胸膛，卻沒能推動。

她的聲音嬌軟得似是要滴出水來，讓陸晉心中一蕩，「好。」他抬手輕輕捏了捏她白皙瑩潤的耳垂，這才往淨房走去。

陸晉一離開，她便匆忙取出母親昨晚交給她的冊子，時而翻看，時而合上，也不知道要不要繼續看下去，或者拿給他看。

他應該是懂的吧？不用她特意教吧？

她正胡思亂想著，沒注意到陸晉已經沐浴完回來了，她猛一抬頭，見他正似笑非笑望著自己，她下意識快速合起冊子，往枕頭下塞，還試著解釋道：「我娘給我的，我就隨便看看。」

「是嗎？」陸晉忍著笑意，故作正經地道：「我和妳一起看。」他順勢坐下，長臂一伸，將她鬆鬆地攬在懷裡，越過她去拿那本被她壓在鴛鴦枕下的冊子。

韓嘉宜有點急了，按住了他的手，「別看，沒什麼好看的！」

雖然娘告訴她，這是很正常的，而且如果他不看，她還要跟他一起看，或許還要教他，可她還是覺得很不自在。

陸晉反手握住她的手，將她整個人扣在懷中，聲音低沉而曖昧，「行，那就先不看。」

不知他怎麼使力的，一陣天旋地轉後，韓嘉宜發現自己已經躺在床榻上了。

鴛鴦枕被推著往上移了一些，冊子有些粗糙的封面磨著她柔嫩的後頸，她低呼一聲。

陸晉趁機輕輕抬起她的腦袋，抽出那本冊子。

韓嘉宜回過神來，伸手要去奪回來，他卻輕笑一聲，用身子擋著她，翻看起來。

陸晉曾聽屬下們說過葷話，前兩日還有人特意給他獻了絕版十八式，男女之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他大致知道一些。

今天是他們的洞房花燭夜，陸晉不是不緊張，但是看見比平日更顯嬌羞的她，他的緊張逐漸被歡喜所取代。

夜還長著呢，逗一逗她，未嘗不是一種情趣，太緊張、太緊繃了可不行。

一聽到他的輕笑聲，韓嘉宜不免羞惱，抬腳在他腿上踢了一下。

他的腿硬邦邦的，她非但沒有踢痛他，反倒自己疼得腳趾蜷縮起來，她羞惱又委屈。

陸晉放下冊子，握住她的玉足，好笑又心疼的歎了口氣，他輕揉著她的腳，問道：「疼嗎？」

疼自然是疼的，不過疼痛的時間很短。韓嘉宜慶幸自己方才並沒有真的用力，她悶聲道：「不疼。」

「這才成親第一天，你就對我動手動腳的，這家規立得有點早了吧？」陸晉笑了笑，他低頭看向手中握著的纖足，潔白瑩潤。他方才只想為她緩解疼痛，心無旁騖，這會兒得知她並不疼，他眸色漸深，手也漸漸移向她的足踝。

韓嘉宜腳一縮，沒能收回來，卻瞧見了被他放在一旁的冊子。她身體前傾，將冊子撈了回來，撈得太急了一些，夾在冊子裡的薄紙也跟著掉落出來。

陸晉眼明手快，將那張紙穩穩接住，「這是什麼？」

韓嘉宜眸光微閃，說道：「你先鬆手，我有筆舊帳要跟你算。」

她輕咳一聲，心說這是件嚴肅的事情，應當鄭重以對，可是此刻兩人姿勢曖昧，實在不是說這話的好時機，但是那封信都拿出來了，這會兒不說，什麼時候說呢？

「什麼舊帳？」陸晉輕笑，心裡卻隱隱有種不好的預感，他低頭將那張紙打開來。韓嘉宜端正坐好，面容嚴肅，「喏，就是這個，你同我說一說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一想起來，她就感到生氣又委屈。

陸晉只瞧了一眼，就認出這是誰所寫，是何時所寫。他難掩驚訝，這東西怎麼會到了她手裡？

「你去晉城之前，明明都已經跟我好了，還給了我承諾，為什麼又要說咱們是兄妹之情？萬一你回不來，讓我……」韓嘉宜眼眶微紅，頓了一下才又道：「你把之前的一切都抹殺掉，回來後還能像個沒事人一樣……」

其實她也知道，他那時的任務兇險，不想拖累她，他有他的考量，可是一想到他在可能有危險時將她推得遠遠的，她就氣悶又難受。

「關於這一點，我想我應該能解釋一下。」片刻的慌亂過後，陸晉恢復了鎮定，「咱們現在是夫妻，我也不騙妳。一開始我確實是這麼想的，妳還年輕，如果我回不來，妳不要傷心難過，繼續好好過日子……」

韓嘉宜聽得心火蹭蹭直冒，越發委屈了。

陸晉搖了搖頭，繼續道：「可是這封信還沒交給妳，我就改變主意了。我對自己說，我不會把妳交給任何人。晉城之行再兇險又怎樣？我一定要活著回來娶妳，

和妳過一輩子。」

韓嘉宜怔怔地望著他，沒有說話。是這樣嗎？

「妳的幸福，必須由我來給。」陸晉目光堅定地直視著她，一字一字說得緩慢而清晰，「也只有我能給。」

對於他的這番解釋，她細想之後，倒也覺得說得通，畢竟這封信是她偶然看到的，而且他回京後也從未同她提起過，就像是忘了它的存在一般。雖然她曾為這封信的內容生氣難過，但並非不能接受他的解釋。

只是她耿耿於懷了許久的事情，就這麼被輕輕揭過，她覺得有些太便宜他了。

她重重地哼了一聲，「什麼只有你能給，我自己就不行嗎？」

陸晉輕笑著將她攬進懷裡，「當然可以，我的幸福可不就要妳來給嗎？」

「那以後呢？以後你是不是還會這樣？」韓嘉宜瞪了他一眼。

只可惜在這樣的情景下，她這一眼非但沒有任何震懾力，反而比平時更為嬌媚，讓他的身子一陣酥麻。

她故意道：「你要是再這樣，那我就去……」

陸晉趕緊掩住她的小嘴，「以前不會，更不要說以後了。咱們是夫妻，我會一直守著妳、護著妳，絕對不會給妳離開的機會。」

韓嘉宜沒說話，她當然知道他們是夫妻，知道他們是要過一輩子的。

陸晉笑道：「好了，這件事說清楚了，咱們是不是該做些別的了？」

「什麼？」韓嘉宜直覺問道。

「妳說呢？」陸晉輕笑，手上稍一用力，她便躺在了床榻上。

韓嘉宜一驚，還沒來得及低呼出聲，唇已經被傾身覆在她身上的陸晉堵住，鼻端盡是他的氣息。

陸晉抬手放下了床幔，桌上的龍鳳喜燭還在燃燒著，而那本冊子不知何時已經掉到了地上。

等一切風平浪靜後，韓嘉宜手都快抬不起來了。

她回想著母親昨夜說的話，可惡，他哪裡不懂，哪裡用她教啊？他只差沒把她拆吃入腹了！還好他甚是體貼，知道顧忌她的感受，雖然折騰的時間長，但並沒有她想像中的那麼痛。

她完全不想動，眼睛都快睜不開了，任由陸晉抱著她去屏風後的淨房。

陸晉替她沐浴完，再將她抱回床上。

意識朦朧之際，韓嘉宜還在想著，他的體力可真好，都不覺得暈嗎？

陸晉當真不覺得累，要不是念及她是初次，身子嬌弱，不敢折騰，他真想把那十八式全都給試一遍。

不過沒關係，來日方長。